

曹雪芹曲笔绘七夕

彭根成

女儿有恙，让刘姥姥给女儿起名，刘姥姥问其生日，凤姐说是七月七，刘姥姥便给起名叫“巧姐”。《红楼梦》中人物的生日多与节日有关，元春是春节，黛玉、袭人是花朝节，探春是上巳节前一天，宝玉、宝琴等是芒种或端午前一天。在第五十回，宝钗等人做灯谜，宝玉则作诗谜道：“天上人间两渺茫，琅玕节过谨提防。鸾音鹤信须凝睇，好把唏嘘答上苍。”谜底一般认为是风筝，诗里说得明白，风筝本是春天才放，至琅玕节后多雨，一定要收藏好。对于琅玕节，历来众说纷纭，有说法认为其是道教的七夕节。

第七十六回凹晶馆联诗，黛玉说：“犯斗邀牛女。”湘云对：“乘槎访帝孙。”牛女指牛郎星、织女星，帝孙又名天孙，指织女星。既有牛女，又道帝孙，属联诗所忌，因而黛玉说：“对句不好，合掌。”

第七十八回贾宝玉撰《芙蓉女儿诔》祭奠晴雯，有一联曰：“楼空支鸟雀，徒悬七夕之针；带断鸳鸯，谁续五丝之缕？”这里除提到七夕，还提到了鹊和针。鹊指搭鹊桥的喜鹊，针是女红工具，而织女是女红专家，所以，古时七夕，女子要穿针乞巧。

为何《红楼梦》中，曹雪芹描绘七夕节用了这么多的曲笔、闲笔呢？凤姐说巧姐生日的那句似乎泄露了天机：“正是养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月七日。”古人认为，“七”不吉利，跟死亡有关。办丧事讲头七，是说死者魂魄死后的第七天回家。所以古人对七夕这个节日并不那么热衷，尤其是像贾府这样的贵族之家。而女子逢七就更加不吉利，因此，凤姐才有此说。刘姥姥虽是村中老妪，但世事洞明，说取名巧姐是“以毒攻毒，以火攻火”，一句话说到凤姐心坎里了。

我，仿佛曾祖母为我所描绘的世界中，也曾出现过无数次这样的雨，它们和我童年里的雨滴到了一起，连成了一片绮丽的海洋。

雨的声音千种，我独钟情于夜雨，它们绵绵密密，滴在屋瓦，滴在树梢，滴在窗台，像一首首轻柔的小夜曲，滴进了梦境的森林。

再后来读《红楼梦》，读到黛玉教香菱写诗，便陷入了对黛玉的无以复加的喜欢之中。读黛玉的《葬花词》《秋风秋雨夕》，听她与湘云的中秋联诗，听她说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却独独喜欢那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或许雨打在残荷上的声音会稍逊于雨打在芭蕉叶上的声音，但那样一种情思应该是亘古不变的吧。于是我便开始试着去读唐诗，在唐诗中感受曾祖母没有描绘过的各种各样的雨声。

那个时候曾祖母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当我坐在那一堆柴火垛旁，却再也没有人会用她那样的嗓音在椰子树下给我讲故事了。虽然那一场每年七夕都会下的雨还是会如期而至，只是再也没有人会像曾祖母说的那样躲在芭蕉叶下听牛郎织女耳语了。乡村里的故事在曾祖母的绘声绘色下悠远绵长，曾祖母的年岁也随着故事越拉越长。当她结束了她的所有时间，当我站在她的棺木前，我依然希望自己能再一次打开她的那一个神奇的故事盒子。

现在，我们早已离开了乡村，住到了钢筋水泥的森林里，听雨在这个时代渐渐变成了一件极度奢侈的事情。每下一场雨，我所能听到的也只是雨落在窗台时的那一种窸窸窣窣声。每年七夕，只要有雨，我就会想起曾祖母在庭院里摆起的长凳，凳子上放着一个空碗和一双筷子，七夕夜一过，凳子上的空碗里就会积聚起一定量的雨水。我知道这样的雨水还会经年累月地出现，可是那样一种清凉的感觉却早已在时光的流淌中不知去向了。

“芭蕉滴滴窗前雨。”老家屋后的芭蕉树已不在，芭蕉叶下听雨的美好已经慢慢变成了过去时。那一场七夕落下的雨，穿过唐诗，穿过宋词，穿过淋漓的梦境，抵达的是通向美好未来的心灵秘境。

……那些文字一下子击中

七夕来临，想起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岂能无意酬乌鸦，惟与蜘蛛乞巧丝”。若忽略此两句诗深意，不难发现蜘蛛在古代“七夕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和人类善于学习的智慧。

最早记载七夕的典籍、西汉刘歆史料笔记《西京杂记》中虽未见蜘蛛身影，却道出古代七夕的主题：“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意思说，汉代少女常于农历七月七日晚上在开襟楼上，手执五色丝线和连续排列的七孔针对月穿针引线，当时人们纷纷效仿。而《汉书·杨雄传》里的金句“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罔”，即是鼓动人们向蜘蛛学习织网技术。到魏晋南北朝时的七夕，人们跟蜘蛛学织术不再遮遮掩掩，南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谓：“是夕，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针。或以金银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录了唐朝皇宫七夕盛况：“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侯。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惜墨如金的孟元老在史料笔记《东京梦华录》中用了500多字纪录北宋七夕习俗，也只字未提“牛郎织女”。明刘侗、于奕正《京景物略》卷二“城东内外”谓：“七月七日之午，丢巧针。妇女曝益水日中，倾之，水膜生面，绣针投之则浮。则看水底针影，有成云物、花头、鸟兽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谓乞得巧。”由此可见，西汉至明代的“七夕”，依然是美女唱主角、乞取“心灵手巧”为重点，对爱情虽有关注，却并不显眼，更多地表现为对工匠精神的憧憬与追求。

其实，先民很早就注意并发现蜘蛛结网技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乞巧丝
惟与蜘蛛

赵崇斤

追捧。南梁简文帝留下“蜘蛛作丝满帐中，芳草结叶当行路”的诗句，唐代诗人宋之问吟出了“停梭借蟋蟀，留巧付蜘蛛”的赞语，宋代书法家黄庭坚写下了“曲肱晴檐底，结网看蜘蛛”的点赞，就连清代名臣林则徐也对蜘蛛青睐有加：“只合学隐随蜘蛛，巨星在此吾不图。”不过，北宋布衣诗人杨朴的“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已多”常令人反思。

生于921年的河南郑州人杨朴，字契元，终生隐居农村，不愿为官，78岁病逝。他创作一卷《东里集》和一卷《杨朴诗》均佚，北京大学出版社《全宋诗》录存其诗仅6首。杨朴的《七夕诗》具体创作年代不详，但这首诗别出心裁、见解独特。全诗仅四句，前两句诗问：“未会牵牛意若何，须织女弄金梭。”意思说，弄不懂牛郎怎么想的、打的什么主意，非得邀请天上的仙女来织漫天锦绣云霞？诗人用一个“须”字，表达了对此事的质疑，也为后两句诗引发奇论作出有力铺垫：“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已多。”每一年人们都在七月七日晚上向天上织女乞求刺绣、纺织等智巧，但实际上人间的“智巧”已很多了。诗人并非贬损生存、生活之技巧，而是拐了一个弯，痛斥尔虞我诈用于人的“智巧”。杨朴赋予“乞巧”之“巧”新含义，出人预料地拓宽了诗思领域，使该诗具有横空出世、奇崛诡辩之美……

我总觉得，杨朴的“不道人间巧已多”跟李商隐的“惟与蜘蛛乞巧丝”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不要把向蜘蛛学来的智慧用歪、不要忘了乌鸦搭桥之功。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迪，现如今互联网及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得益于祖国的强大和科技发展，不能把互联网及智能技术用于坑蒙拐骗等违法行为和用于庸俗化的“饭圈”“人设”“流量”“带货”等。

海湾，夕光诗韵(外一首)

倪俊宇

飞掠的海鸥鸣声是诺言
撩拨暮色愈加苍茫
而夕光，镀亮银片的惊艳
海湾波荡，变幻出
印象派的炫彩画风

看桅灯闪动，点亮
唱晚渔歌的音符
网缆和浮标静待在舷边
正构思着逐浪耕海的情节
有谁倾听，船对滩在抒怀
在诠释一种生活的哲理

追着潮声，几行脚印
在沙滩上写下文字
感谢大海的多情与慷慨
躬身或刨泥，都会
捡拾到惊叫和笑语

一片蓝，摇曳涛音的
情韵。浪痕微漾
一次次涂抹半滩彩袖
此刻，椰风捎来咸味的吟咏
在多变的彩色里，你是否
润化在朦胧的诗集中？

◎ 海岛上，小小菜地

一包沃土，凝着
故乡的深情，一包菜籽
捎回乡亲的叮咛
探家归队的三沙战士
在岛礁上，铺层层希望
撒一把把殷殷的心愿

烈日下的呵护，让菜苗
感受到浓浓春意
每片绿叶，深知滴水的不易
你看，它们便捧出
满湘的红、岭南的翠
巴山蜀水的热辣
闽南桂西的香甜……

在海风与绿叶之间
战士们看到了乡亲的微笑
在海岛的小小菜地
战士们看到了祖国大地上
深情招手的袅袅炊烟

草木之心

王谨宇

一边收集鸟鸣
一边收集阳光
这座自然庙宇里
清幽是庇护它的终生香火

我们与众多植物一样
静穆，虔诚
又带着初始的善良

有风吹过
睡梦中的生灵，一一焕发神性

在山中，我们心怀草木之心
仿佛逃脱世俗烟火
已是多年

山寨

徐永清

路过的人
用脚步抚摸路上坚硬的小石头
人生寂寞
潮湿的弄堂里记忆在空气里飘动
回家的人没有回家
一群老人
坐在一棵很老很老的榕树下
静看山那头的太阳
静听石桥下的岁月缓缓流过
她们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老去
山寨在树木间若隐若现
像一位性格内向的村姑
我只是一名驻足停留的游客
石板路蜿蜒通向田野
那里有小鸟飞向天空
我和相遇的行人用眼神打招呼
就像风中摇曳的竹叶
偶然打下一缕阳光
我知道
这是清晨
我们都是陌生的过客

遇见海甸岛

H 岁月山河

钟世祥



《秋灿》(国画) 陈新华 作

镜头闪回到27年前，那是一个早春的下午，随着一声汽笛长啸，“宝岛号”滚装船徐徐驶入新港码头。穿梭在拥挤的人群中，我登上了向往已久的海南岛。

一路惊心，一路惊奇。就在我登临海岛的那一刻，驻足凭栏，把目光投向了来路。海水还是那样平静的湛蓝，把天际间投来的夕阳撕成形状各异的碎片，形状各异的一艘艘轮船像是停泊在海中间，转瞬就来到眼前。海岛的西北角裸露出一条沙滩，如洁白的玉带向更远的地方伸延。紧接着的是一方草地，近2米高的枝条如簇拥的人群，随风飘摇，迎接南来北往的客人。最耀眼的是那草丛中一柱灯塔，余晖照在上面，清丽伟岸，熠熠生辉。

在此后几天，有同事告诉我，海口市是由南渡江、横沟河、海甸河相隔而成，也因为这三条河流相汇而成。当时，人们出入海甸岛不容易。新埠岛与海甸岛隔江相望，海甸岛和老城区也只有人民桥、和平桥相通。卖鱼购物、走亲串戚，人们更多的是依靠摆渡。自是晚归急，江头争上夕阳船。船夫把斗笠帽一戴，橹桨一挥，算是河上最美的风景了。

海甸岛最早的居民是渔民。有来自岛外建福、广东、广西的，也有来自岛内临高、儋州、琼海的，他们歇脚在海甸岛的南侧，以打鱼为生，以兄弟相称，建房修庙，繁衍后人。当时海甸岛从一庙到七庙，汇聚了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渔民，相互搀扶，相互依托，共同抵御自然灾害。很长一段时间，海甸河南侧高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灯火通明，北侧则是庙宇相衔，渔船唱晚，炊烟袅袅。

海甸岛是典型的冲积岛，土地肥沃。岛上还有一条鸭尾溪，自西向东，缓缓与南渡江对接，渔民把鸭鹅放养在溪里，生活污水也往里排放，扎蓬搭院也向溪中伸展，一待下雨，江水倒灌，他们自己也苦不堪言。岛上比较有规模的建筑群应该是海南大学了。真佩服当初决策者的胆识，把海南最高的学府建于其上，聚集了人气，传播了文化，涵养了精神，还带来了经济效益。

30年厉兵秣马、峥嵘筑梦，海甸岛华丽转身。建省办经济特区，海南的发展，这个边陲小岛就是见证历史的一个缩影。如今的海甸岛已是海口的大花园，是便捷的生活区，是传播文化、文明的教育高地。如今，长虹卧波，世纪大桥飞架南北，上岛和出岛的车辆装载的不仅是人和物，更有美丽的风景和美丽的心情；鸭尾溪不再是臭水沟，一端连着南渡江，一头注入琼州海峡，河水海水相交融，碧波荡漾，清风宜人；岛上的路网更是高标准规划、

高质量建设，生活区、休闲区、文教区、商业区错落相间，井然相接，很少见到堵车，更见不到喧闹……

吃在海甸岛，这已成为市民们的共识。这里不仅有海南特有的海鲜、牛腩饭、猪脚饭，还有全国各地的美食；西北的牛羊肉、东北的大水饺、川湘辣菜、潮汕风味，用不着开车，随便走几步，可口的饭菜就馋得你直流口水。

海甸岛可以说是海南文化的集散地，也是岛内岛外文化的交融地。据说当年冼夫人南迁、黄道婆传播织锦文化也曾停驻此地，岛上的妈祖庙宇依稀还有些轮廓和印记。“岛上吹吹文化风。”海口市居民也常常这么说。入夜，许多人驱车上班，或进公园，或走海湾，或入校园，让风一吹，一天的疲惫随之消散。如今的海甸岛，聚集了一大批学校，书声琅琅，青春洋溢。南迁的北方人也喜欢择居海甸岛，漫步白沙门公园，他们把全国各地的文化、风俗习惯带入了海甸岛。

海甸岛是一个宜居的地方。前些年，好多著名房地产公司进入，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这些年，政府又开展棚户区改造，几代人互相蜗居的庙宇也一并拆除，渔民们解决了城市的户口问题，搬入了新家。白沙门公园也不再是滩涂沙地，而是一方海河相连、椰影婆娑的仙境，成为全市人民休闲游玩的首选之地。更让人艳羡的是环岛碧海大道和徒步小径，时而互相缠绕，时而齐头并行，时而穿过椰枝，时而钻过桥洞，把整个海甸岛包裹得葱郁又整洁，使得车辆舍不得离去、游人停不下脚步。

遇见海甸岛，翻寻她的过去和现在，都是我难忘的记忆。

